



图① 三层小洋楼,是村民外出打工的积蓄和心血。
图② 盖完一层楼后,蒋胜文的积蓄就用完了,他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
本报记者 贺少成 方大丰 摄

靠外出打工挣钱,茶仁村七八十户村民盖起了新房,但毫无例外地,他们都背上了债务——

村里的“房奴”

万 元,好歹又能将盖房的“工程”进行下去。
钱是蒋胜文和村里所有盖房人家最大的困扰。山势陡峭,打地基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工作,仅此一项就得 10 多万元。盖两层楼,最少也得二三十万元,讲究一些的人家,盖三层楼得花 40 多万元。对外出打工一年才挣三四万元的村民来说,他们的积蓄要盖起小洋楼远远不够。
不过,就算是借钱盖房,村民们也都很满足。前些年在外打工,有时工资都拿不到手。这几年劳动力价格上涨,手里多少有点积蓄,他们才敢回老家为自己和家里的老人孩子打造“百年基业”。
借钱,村里的人大多是找亲戚朋友,当地也有最高金额达 10 万元的小额贷款,但即使缺钱,也少有人去尝试这条路子——就算 10 万元的贷款批下来,一年的利息就得还 1 万元左右。

另外一个困扰村里人盖房的因素是,由于交通不便,山上所有的建材都比山下贵。钢筋山上 3600 元/吨,山下 3200 元/吨;砂石山上 300 元/立方米,山下 250 元/立方米。红砖、石灰、水泥,几乎所有的建筑材料运到山上都要加价。盖房工人的工价是 160 元/天,包吃包住,每天还得供一包好烟。开不出这个条件,别人根本不到山上来。
“山里盖房不容易啊,借下的钱将来还得出去打工挣钱来还。”蒋胜文说。借钱给他的人家,有些也等钱急用。一边盖房他一边和老婆合计,还得赶紧出去打工还债。
村里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大部分都在广州做建筑工人。在城里是给别人盖房,现在轮到给自家盖房,他们都拿出了十倍的热情来忙活。心思巧的人家,甚至阳台栏杆上的花纹都跟城里房子一样别致。

有的小洋楼盖成了,屋里的家具、电子产品也跟着升级换代。有些人甚至配置了苹果电脑和液晶电视。
“农村人都好攀比,你盖两层,我就得盖三层。你买液晶电视,我就得买等离子的。其实这些都是在外面挣的辛苦钱。”留在村里惟一的年轻人,27 岁的村委会主任蒋德森对此不无感叹。
高档电器有时候在家里就是摆设,留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不会使。在村子里,老人是主劳力,他们要种水稻、花生等农作物,这些都是力气活。孩子们放学回家,也得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他们最期盼的,是每年过年时远方的亲人能够回家。
在隆回县,很多人都过着外出挣钱,回乡盖房,再外出挣钱还债的“房奴”生活。年复一年,这就是他们循环往复的人生。

“群晒”手机号 助你讨欠薪

为方便被欠薪农民工进行求助,山西交城县50 余名工会干部公布自己的手机号和办公地址

本 报 讯 (记者程莉莉 刘建林)“交城县委武冬祯,15735859001;交城县总工会张志毅,15735859002;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武养豪,13453803066;餐饮行业联合工会武丽娜,18935430131……”9 月 11 日,记者在山西交城县总工会采访时,从当地县委主办的报纸《新交城》上看到,当地 52 名工会干部集体“晒出”自己的手机号、固定电话以

及办公地点,以便农民工遇到被拖欠工资问题及时向当地工会组织求助,其中还包括了分管工会工作的县委常委、联系工会工作的副县长、县劳教委主任等领导干部的电话。据山西省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梁志强介绍,这在全省尚属首家。
交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张志毅告诉记者,当地农民工达 3.03

万人,为农民工讨薪成为工会工作中重中之重,尤其是当前经济下滑压力加大,煤炭企业不景气,工人被欠薪隐患重重。对此,尚未到年底讨薪高峰期,县总就已经提前重点关注了当地几家经营状况不佳的焦煤企业,涉及到五六千名农民工,并在当地报纸上公布了县分管领导,县总、乡镇、系统、基层工会主席等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据悉,

《新交城》是全县范围内赠送的一份报纸,有专人发送,除机关企事业单位外,大小商铺、门店也能看到。
正是通过“群晒”的手机号和地址,在交城县城北一手机店打工、被欠薪 1 万余元的褚海仙和褚乐,终于有了投诉渠道。据交城县总工会副主席张占平介绍,在很短的几天时间内,二人就通过县总的调解于近日拿到

了欠薪,并与老板握手言和。目前,县总已成功调解欠薪争议 10 余起。
同时,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县政府批准拨付 10 万元讨薪应急周转救助金,工会自筹 10 万元资金,以便发生欠薪后先行小额垫付农民工工资,更好地落实“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拿不到工资找工会”行动。

河南省印发《2014 年全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方案》

欠薪应急周转金列入同级政府预算

本 报 讯 (记者冯国鑫 余嘉熙)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列入“黑名单”,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筑工地须设“农民工维权公告牌”,欠薪应急周转金列入同级政府预算……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2014 年全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努力实现 2015 年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
按照《方案》部署,2014 年河南全省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登记率达 100%,投诉结案率达 95%以上。努力实现 2015 年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基本办结。
尽管 2011 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条款,且河南各地每年都开展“农民工工资拖欠专项治理工作”,并在人社部门、法院、工会等都开辟有讨薪维权的“绿色通道”,但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近年来依然层出不穷。
据河南省省人社部门的数据显示,2013 年,该省各级人社部门就为 16.74 万名农民

工追发工资 7.4 亿元。
此次先出台的《方案》亮点之一,就是河南省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将欠薪应急周转金列入同级政府预算,解决因拖欠工资造成的农民工临时生活困难,垫付突发事件时产生的临时生活费。
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较多的建筑行业,

《方案》要求工程项目主管部门要督促工程承包企业在项目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建筑领域农民工维权须知》公告牌,公告牌上要求明确写出工程项目主管单位、建设单位、总承包单位、分包企业以及工程项目部地址、负责人、联系电话等信息。
此外,《方案》还敦促各地建立健全企业

劳动保障诚信体系,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范围,对存在严重拖欠工资行为的企业实行“黑名单”制度,在市场准入、招标资格、新开工项目施工许可方面予以限制。对有关部门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公安部门受理后,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及时立案查处。

城市“面包车生活”

下午 6 点多,夕阳慢慢沉了下去,桥头的路边,李师傅支起一张折叠桌子,吆喝着让孩子们过来吃晚饭。他往桌上放了两盘豆角炒肉、一盘炒玉米和七八个馒头。
在他们旁边的划线停车位上,7 辆挂着安徽牌照的面包车停成了一排,每个车上都顶着硕大的招牌——专修楼房漏水。夜幕降临,十几个大人小孩一起在路灯下吃起了晚饭,孩子们的调皮打闹声、母亲的扯嗓子责骂声和男人喝着啤酒的嚷嚷声交织成了一片。
他们是中国南方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最常见的一个群体,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多和同乡人结伴,一辆辆面包车,既是他们起居的家,也是做生意的“门面”。
在广西桂林鹿山桥头,也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由安徽亳州乡下的 7 个家庭组成。6 个同样游离于城市之外的孩子,每天在路旁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单纯、快乐,却又孤独地消磨着漫长的时光。这是一份“靠天吃饭”的工作,有时候一群人几天等不到一单活。
3 个稍微大点的孩子聚在一起玩耍,没有玩具,只能不停地追打。路上有行人带着自己差不多同龄的孩子经过,总是不经意地把自己的孩子拽紧一些。6 岁的小蝶不知道为什么这座城里的孩子不和他们玩,她也不会主动去打招呼,对这种格格不入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了。
李师傅说,等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就会被送回亳州的老家去,给老人照看。“现在好很多了,三轮车都换成了面包车了”,他倒也乐观,“生活总是在变好的,孩子们也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唐寅/CFP

症状,经救治后无效死亡,医院诊断的死亡原因为重症中暑(热衰竭)。在孙平明中暑死亡后,该企业将后事全部推卸给当地社保局,对死者家属始终置之不理。
“我们的人就这么没了,企业对我们家属视而不见,根本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刘木琼告诉记者,得知丈夫死讯后,他们全家从金堂县赶至东莞,但其间该企业只承诺支付 1.5 万元的丧葬费,其余一切不再过问。刘木琼表示,丈夫孙平明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表,该企业对于工人采用半

月薪制换,工作时间则为早 8 点至晚 8 点,或是晚 8 点至第二天早 8 点,孙平明半月白班、半月夜班的状态已经连续两月,中间只休过两天的假期。“做鞋底的厂房温度很高,他和我说过多次里面很热,没有空调,只有几台风扇。”刘木琼说,丈夫重症中暑与他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恶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企业要给出说法才行。
四处求救助,刘木琼找到了成都工会农民工(东莞)维权站,站长胡启祥、副站长王代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介入着手开展维权

工作,前往政府职能部门交涉。然而,“即使我们出面,企业依旧不配合,他们认准走司法程序。”胡启祥说,当时企业派代表出面,表明态度是:“你们可以去告公司,到时候判下来赔多少就是多少。”可是,死者一家老小都从老家赶到东莞,走诉讼程序周期太长,根本不现实,而这样的无进展性谈判他们前后进行了七八次。
“企业没有压力,就不会有真诚谈判的可能。”胡启祥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企业负责人逼到谈判桌前,最终使

该案得以妥善处理。在事故发生后不到 20 天的时间里,成都工会农民工(东莞)维权站成功帮助孙平明家属维权,企业承诺支付给家属工商死亡赔偿金 55 万元,一次性支付安葬费 18 万元。
“地方政府在这样的事情上对企业施压不够,这是农民工维权的最大难点。”王代树对记者说,在替孙平明家属维权过程中,他们也要辗转于多个政府部门,但那些负责人虽然态度良好,却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类似维权案件协商解决是最佳的方式。

农民工高温厂房内连续作业后猝死

成都工会维权工作站 20 天成功维权,家属获赔 73 万元

本 报 讯 (记者高柱 李娜)“多亏了维权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我们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愿拿到索赔!”9 月 15 日,在广东东莞务工致死农民工孙平明的妻子刘木琼在其索赔案件结束近两个月后,依旧激动地在电话里向记者表达对成都工会农民工(东莞)维权站的谢意。
45 岁的孙平明系成都市金堂县人,此前在东莞市道滘镇育展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务工。今年 7 月 5 日,孙平明在该公司制鞋底的高温厂房内,连续作业两个月后发生中暑

症状,经救治后无效死亡,医院诊断的死亡原因为重症中暑(热衰竭)。在孙平明中暑死亡后,该企业将后事全部推卸给当地社保局,对死者家属始终置之不理。
“我们的人就这么没了,企业对我们家属视而不见,根本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刘木琼告诉记者,得知丈夫死讯后,他们全家从金堂县赶至东莞,但其间该企业只承诺支付 1.5 万元的丧葬费,其余一切不再过问。刘木琼表示,丈夫孙平明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表,该企业对于工人采用半

月薪制换,工作时间则为早 8 点至晚 8 点,或是晚 8 点至第二天早 8 点,孙平明半月白班、半月夜班的状态已经连续两月,中间只休过两天的假期。“做鞋底的厂房温度很高,他和我说过多次里面很热,没有空调,只有几台风扇。”刘木琼说,丈夫重症中暑与他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恶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企业要给出说法才行。
四处求救助,刘木琼找到了成都工会农民工(东莞)维权站,站长胡启祥、副站长王代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介入着手开展维权

工作,前往政府职能部门交涉。然而,“即使我们出面,企业依旧不配合,他们认准走司法程序。”胡启祥说,当时企业派代表出面,表明态度是:“你们可以去告公司,到时候判下来赔多少就是多少。”可是,死者一家老小都从老家赶到东莞,走诉讼程序周期太长,根本不现实,而这样的无进展性谈判他们前后进行了七八次。
“企业没有压力,就不会有真诚谈判的可能。”胡启祥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企业负责人逼到谈判桌前,最终使

该案得以妥善处理。在事故发生后不到 20 天的时间里,成都工会农民工(东莞)维权站成功帮助孙平明家属维权,企业承诺支付给家属工商死亡赔偿金 55 万元,一次性支付安葬费 18 万元。
“地方政府在这样的事情上对企业施压不够,这是农民工维权的最大难点。”王代树对记者说,在替孙平明家属维权过程中,他们也要辗转于多个政府部门,但那些负责人虽然态度良好,却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类似维权案件协商解决是最佳的方式。



【一周大小事】

过半被调查农民工愿坚守北上广

据中新网 9 月 16 日报道,当日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蓝皮书》调查显示,在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的背景下,北上广三地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依旧较高。北上广吸引大量外来从业人员流入的现象,并不会因城市人口控制政策而出现质的变化。

【点评】今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意见》降低了中小城市的落户门槛,“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种差别化的落户政策意在引导人口“梯度转移”。但从本次调查来看,由于特大城市具有就业机会多、报酬相对高等诸多优势,农民工“坚守”的意愿依然很高。因此,政府部门应正视北上广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完善城市管理体制,切实做好外来农民工的管理工作。

农民工回家取钱手续费降低 取 1000 元比以前少花 3 元

据《安徽日报》9 月 15 日报道,以后,农民工在家门口取钱的手续费更低了。日前,央行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大幅下调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的收费标准,农民工每取 1000 元手续费将比以前少花 3 元,而且每卡每日累计取款额也由以前的 5000 元提高到 2 万元。

【点评】手续费降低,取款额度提高,看似很小的举动,确实能给广大农民工兄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便利。如今,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修房子、购买家电等花费都不少,取款额度提高可谓十分必要。不过,什么是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以及如何开通这一服务,恐怕大部分农民工都不大了解。事实上,凡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借记卡,都直接开通了该项服务,农民工可以直接到农村银行、农村信用社取钱。

一教育辅导学校非法办学 骗走外来工 80 多万元

据《现代金报》9 月 16 日报道,宁波一所教育辅导学校在没有取得学历教学资格的情况下,却公然办起了全日制中小学,招收打工子弟就读。短短 4 个多月时间,该校就吸引了 160 多名学生报名,骗取金额高达 80 余万元。

【点评】为什么那么多人报名交费,主要是因为相比政府规定的“五证”,在这里上学只要户口本和暂住证。其实,这家教育辅导学校的欺诈方式并不高明,无非是抓住了那些不符合当地入学条件的打工子弟家长的迫切心理。因此,有必要提醒各位家长,如果无法办齐“五证”,一定要事先向当地教育部门咨询,选择正规的民办学校就读。另外,如果不想让孩子在打工所在地就读,也应尽早安排孩子到户籍所在地就读。

农民工坐黑车遭漫天叫价 不愿多给钱被抢 400 元

据《安徽商报》9 月 16 日报道,两名农民工在合肥客运总站误上了一辆黑车,被带至十几公里之外的高速道口,路费也由说好的 15 元变成了 1000 元。两名农民工不愿给那么多钱,黑车司机就直接动手抢走了两人身上的 400 元钱。

【点评】从女大学生频遭黑车司机伤害甚至杀害,到农民工遭遇黑车司机抢劫,黑车司机在引起公愤的同时,也把“黑车治理”这一难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黑车治理之难,是因为需求的大量存在,是因为“打车难”、“公交不便”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政府部门在重拳打击黑车违法乱象的同时,也应从贴近市民的角度出发,完善公共交通,方便市民出行。没有完善且便利的公共交通,黑车就不会消失,黑车的违法乱象也就不可能消失。

(点评 杨召全)